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十五目錄

河南

太行山

首山

廣武山

梅山泰山

汴水

衛河

田

淖水澶 日已漢兩人互異

軒轅問道處

伊尹生於空桑

殷比干祠墓

太公望

妹鄉

子產乘輿濟人處

子路問津處

扁鵲

大梁

梁園

昆陽城

卧龍岡

金谷園

浣衣里

韓文公故里

玉津園

附記

朱仙鎮

岳鄂王祠

滬書考

銅雀臺瓦

鄢陵石

夸車

南陽松

牡丹

地黃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十五

琇

男珉全校

納蘭常安履坦著

琦

河南

太行山

太行山以之介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脈也兩腋如華蓋所以冒中原而重其力此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也郭綬

太

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予曾
定州至上黨遼沁二州鳳臺府又行平陽蒲州望其
西奔為中條為雷首予又抵河南見彰衛懷三府南
受其藩垣在在俱因地以立名連亘數千里豈僅八
陁而已哉其間谷道相通羊腸險隘不可言喻宋蘇
舜欽太行道詩行行太行道一步三嘆息念厥造化
初夫何險此極可謂善於形容矣自晉陽趨河內入
洛陽必經太行路道危仞嶮巖合沓瀑布懸流震響
波濤自昔控扼惟此為最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
則行本音也

首山

申公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首山其一
也昔黃帝嘗往來其地訪道容成子今西麓界坊上
大書軒轅皇帝問道處然山勢卑卑不甚峻秀亦無
故宮遺蹟可供憑弔無足取者大約首山以黃帝著
名亦猶峴山之以羊杜著名耳抑申公所言之首山
或別有在耶自茲過襄城行二十里有靈樹鋪村南
有祠塑吳季子像以伊尹配之札賢人
聖

乃以配食季子其享乎然祠民何知以
黃姑以宋太祖為朱大姐者類如此矣祠北有徐君
墓即札使鄭還挂劍而去者然山東東阿又有季札
挂劍臺臺下生草曰挂劍草可療疾墓在此而臺在
彼何耶

存疑而不說煞正有餘味 陸成岑敬評

廣武山

河陰縣廣武山本滎澤舊地即楚漢相拒處一名三
皇山亦曰三室山上有東西二城各占一峰相距僅

二百餘步汴水繞其中從東南流今湮廢失其故道
山連亘五十里兩山夾河而峙河不成險出山口即
滎澤由滎澤而東便為險工愈趨東南則愈險予曾
兩至滎澤勘之東跨滎澤南跨汜水旁有小麓為金
山舊傳東廣武曰楚王城西廣武曰漢王城唐竇建
德救王世充於成臯即東廣武世民拒建德於虎牢
察敵形勢即西廣武今兩崖壁立千仞一澗橫截相
對可想見雄爭扼塞時令人憑弔不已

梅山泰山

鄭州之山多沙積漸厚而成岡阜。惟西十仞周數里。隆然突起。狀似乳形。又有泰山與梅山。東西斜對。其山三面陡絕。惟南隅疊石為階。登之縱目遠眺。雲樹蒼茫。村落櫛比。歷歷可見。志稱二山為一郡之望。洵不誣也。至詢命名之故。或云梅山以舊多梅花。或云泰山以能興雲致雨。如岱宗之膚寸而合也。或又云泰山舊亦名梅山。余謂景物沿流隨時變易。今二山無梅。或亦如衛輝府之淇園。並無一竹。豈當日以猗猗美武公之景象耶。

汴水

汴水其源不一。出自密縣之聖水峪。滎澤之暖泉。冰泉。其暖泉隆冬可浴。冰泉盛夏難親。俱在黃帝嶺下。相去不數武。而冷暖不同。又出自胡家池。田家池。申家池。合索須京鄭各水。以成其流。至雙橋村始大。繞鄭州西北境。流至東北。折而南。漸轉貫中牟。達祥符朱仙鎮。此其大略也。自隋開浚。通江淮。唐實利之。皮日休汴河銘云。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

知

卷十五 河南

汴固中州一巨川也。予過鄭州，曾歷其地。勢殆受西南諸山谿之水，北與黃河相表裏。以元臣賈魯嘗濬之，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開封一郡，惟鄭獨產稻米，蓄洩灌溉，以收水利，實由此始。

於車轍馬跡間，偶志一水務，使源流沿革，今昔情形，曲盡其詳，不特可補水經一則，將以備職方之所採者，亦已多矣。

書院受業聞人儒敬識

衛河

衛河在衛輝府汲縣城北。源發蘇門山，經新鄉縣東

北流自山東德州界入直隸景州，經靜海至天津三岔口入海，計長八百餘里。自德州桑園至臨清板閘，計長三百五十里。本西漢大河所經，東漢以後為清漳二瀆所經。隋開為永濟渠，宋皇祐初仍為大河南渡。後大河南徙而衛河如故。金元以來，皆漕運所必經。源出河南衛輝府，故曰衛，亦曰御河。雍正三年河決奉

命興修水利

開減水二河，各建滾壩，水勢藉以消洩，永無泛溢之虞。

山田

河南地多廣衍。惟南陽一郡多山。其近山地畝。土沙厚尺餘。亦可耕種。甲寅歲。予自黔經此。時秉政者方議開闢。守令以余熟諳黔中形勢。為言黔地山田。土沙亦無過尺餘。今此地開闢。直與黔土同。予應之曰。土沙固同。但黔中稱漏天。無時不雨。土沙潤澤。不害其淺。反成膏沃。茲地土淺而下。皆石。或天時雨澤愆期。雖間有泉水。恐灌溉難。周秋成無幾。不可不慮。倘貪目前之功。必受後日之累累。官必致累民瘠土窮。

黎培之。且不給累。則無全民。守令雖一時唯唯。而究以急功為念。謬以沃土報。未幾果如予言。

寥寥數行。而天時地利。目前情形。將來流弊。無不悉見。真名臣經世之文。陸宣公奏議。有此懇切。無

此簡當。後學潘遇莘敬識。

漳水灌田

史記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已。吾

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夫攷諸史記，西門豹旣引漳灌鄴矣，何漢書所載史起語又責豹之不知引漳灌鄴，是相矛盾也。史記不列豹循吏，而褚少孫補豹於滑稽其所特重者，在禁河伯娶婦而兼及引水灌田，其灌田也，云引河水而已，不云引漳水也。蓋司馬遷誤以史起事繫之西門豹，故河渠書僅引豹不及起，而漢書釐正之，豹特虛稱，以有令名不條列事實，而詳述史起語以駁河渠書之誣。故溝洫志爲河渠書之功臣也。若褚少孫第云引河水，不云引漳水，則豹即有灌田之役，亦屬河水而非漳水也。灼灼矣。嗟乎循吏之功，首興水利，苟有其實，必歸以名。若誣以名而不按其實，則其名也。決亦不永。豹固良吏也，亦引水灌田也。而史記僅譌以引鄴。漢書即糾其謬，明正之以史起。於是千百載後，亦知引鄴者是起，非爲也。至無

其實而欲虛博其名耶。其為史官之齒冷後人之誅心何如哉。余故過河內而低回者久之。若漢元帝時南陽守召信臣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漑灌又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以止民爭民大便之稱曰召父。後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人以方信臣故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輝光互映豈如史起之黜西門豹哉。余故過南陽而低回者又久之。

史記稱不虛美不隱惡而河渠書失實如此故知

讀書貴求其間

後學潘遇莘敬識

公到處畱心民瘼必首興水利一風塵攬轡之頃攷辨明晰不欲以後人掩前人之功如此具見大

臣襟度

書院受業聞人儒敬識

軒轅問道處

自葉縣至首山由西麓經路旁界坊大書軒轅黃帝問道處史記申公云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首山其一也。今觀山勢殊乏玲瓏幽異之。中有

一塔亦近時所建。似無足取。考黃帝曾訪廣片于於崆峒。其地在西陲。則安知所謂首山者。非山西雷首山耶。及新鄭。又有碑刻隗障連雲四字。詢之。即大隗山。莊子徐無鬼篇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水經注黃帝登此山。升於洪隄。受神芝圖於黃蓋帝子。今其山有軒轅避暑洞。新鄭亦有軒轅邱。似覺可據。余謂洪荒之代。雖史冊所傳。尚不可盡信。况舊跡流傳。多由後人所附會。而欲據為真。以詳考其地。則亦惑矣。但歷代相沿。其名既久。亦有不可驟更者。士君子第存而不論可也。

伊尹生於空桑

呂氏春秋云。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令俘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東。走。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云甚矣。呂氏之誕且妄也。夫履武生。棄化為鳥。生契人之異於常者。所生亦異。伊尹亦不足怪。獨是空桑實有其地。不可以詭托也。

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下地曰下地則確著其地矣。又何有於桑焉。舊一統志云空桑澗在河南嵩縣南。古伊川地。縣有水曰伊澗之東有溝曰莘樂。即伊尹所耕受湯聘處。今其地有伊祠。明胡濙劉咸有詩有記。偃師西又有尹墓。與嵩甚邇。詳實如此。而呂氏附會。遂啟後人大惑。然則懸千金而人不能增損一字者。高誘以爲憚相國之勢。非理不能易。良有然矣。又開封陳畱縣有空桑城。莘野門。陳畱人且與嵩人起而相爭。嵩人不能折其角。亦可徵實有其地。且不止一處。而呂氏之誕妄益信。

典確詳明。盡除俗見。得此正論。覺塗山之女化爲石者。其說皆非也。此謂有功名教之文。後學潘遇

莘敬識

殷比干祠墓

衛輝府城北有殷比干祠。祠右有墓。即周武王所封者。石刻殷比干墓四字。相傳先師孔子手書也。祠傍有銅盤銘。昔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立墓前。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

藏茲焉是寶後人爲勒之於碑。碑石亦殘。齒。畫磨滅。明知府周思宸重摹鑄焉。余道由城外數十里。經之。瞻拜披玩。因憶宋王應麟爲太原夫人紀事詩曰。銅盤字十六。銘自比干始。今人作墓誌。而係以銘蓋祖銅盤銘也。古稱諸侯大夫及生而有功德者。碑之士以下誄之。其後士庶人亦有碑銘。而卿大夫亦有誄。古意寢遠矣。

太公望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羅泌則云河內汲人。

今衛輝府城西二十五里有太公廟。晉盧無忌爲汲令。立碑其爲河內人無疑。其稱太公望者。以太公封齊爲齊太祖。故後世尊之曰太公。若田和繼齊爲齊太祖。亦稱太公也。太公望猶周公旦。召公奭。乃齊世家。謂文王獵得太公。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名之曰太公望。殆不可信。至其遇文王君臣相合以道。太公望願事文王。文王亦必雅知太公望。而願臣之。戰國策以爲身爲漁父。韓詩外傳以爲身爲舟人。皆非確然之論。即史記雖紀卜獵之事。然又兩附或人之說。

而云呂尚所以事周者言雖異要之為文武臣也夫
高宗之舉傳說也豈不知其賢而托之於夢文王之
舉呂尚也豈不知其賢而托之於卜懼夫世不之知
而我異也故以鬼神之事奇之而得專其用之之心
矣

妹鄉

妹鄉古衛邑也周書酒誥明大命於妹鄉詩鄘風爰
采唐矣沫之鄉矣三里過小石橋流水一灣幽清可
喜有舊碑刻淇園舊址四字詩云瞻彼淇澳菁竹猗

猗美武公也按漢書武帝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
為楫又寇恂伐淇園竹為矢百萬餘是淇澳之竹自
漢猶存後年歲遞湮景物頓易求所為如簣者渺乎
不可觀矣獨餘武公令德與縣渺川原共千古耳顧
竹為武公之遺宜有甘棠之思不當與渭濱之千畝
同論然數世以後剪伐一空亦第利其多而可用而
已余行汲淇道中為口吟一律曰汲郊書有塚淇澳
竹無孫蓋傷之也

奉誠園耶平泉石耶至今商女尚歌昔時庭遺

曲讀末二句乃不勝流水夕陽之感後見沙過莘
敬識

子產乘輿濟人處

新鄭古鄆國也。溱洧二水俱出密縣。至新鄭匯為雙洎。河流西華縣入黃河歸海。東門外有子產祠。縣西有墓。余自許州由潁上抵溱洧。觀子產乘輿濟人處。為徘徊久之。夫子產賢大夫也。太史公列之循吏。其所表見固已卓卓矣。然虞書有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子產此舉。毋亦有沽名之心耶。至於今流水依然。津渡之間。人人想其遺愛。而不知為政一語卒為千古定評。記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其亦有見於此歟。

子路問津處

裕州堵陽城二十里。道左有碑。鐫止子路宿處。又數里。碑刻子路問津處。其下有水。或云即孔子如蔡所問之津也。按山東魚臺縣北三十里有桀溺里。亦碑刻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且碑載孔子適陳蔡事。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但

朱紫陽於問津註云時孔子自楚返乎蔡按葉在春秋時為楚地今由葉縣自問津處五里至汝墳橋汝陽即古蔡地則在堵陽者自與朱註合至夫子與子路並魯人則魯之津豈有不知者於魚臺又何問而志乘亦復因之無怪傳之訛也

扁鵲

扁鵲渤海人也常居歷下故歷城北有鵲山鵲湖皆其舊蹟云墓在湯陰縣五里道旁相傳墓上土可治疾禱而求之或得一小丸如丹劑噫人之附會亦甚

矣余嘗過其地惟荒然一邱而已鵲雖醫之良亦當其鑿血脈施刀圭辨疾於膏肓故神耳若不遇長桑君出上池水飲之猶夫醫也亦烏能洞見五臟癥結起死人而生之哉世俗傳聞往往好異如五代時朱瑾以勇聞江淮其死也病瘡者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已更益新土漸成高墳或亦其英勇之氣有不可沒者然終非理之正也太史公傳扁鵲極言神異而不及此猶得不語怪之意

大梁

河南

余既入豫境。客有詢余者曰。會城名大梁。厥義何始。余曰。戰國魏王瑩三十一年。秦衛鞅伐魏。魏獻河西地。徙都大梁。魏以今陝西韓城縣爲少梁。故以今河南開封府爲大梁。未徙都之前。乃名大梁矣。既徙都之後。又名魏都矣。當瑩之三十一年。爲周顯王之二十九年。當顯王之二十八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此見史記孫武傳附孫臏者。其時魏尚未徙都。故不曰魏都。而曰大梁也。田忌直走之者。以大梁係魏重地。且將爲徙都之計。勢在必爭。故扼其吭。拊其背耳。至通鑑綱目改直走大梁句爲直走魏都。夫顯王二十八年之大梁。其非魏都明矣。則何得以二十九年之魏都而預書於二十八年之大梁。差誤一年。似改史記原文。非也。至二十九年。通鑑綱目大書云。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則知二十八年改史傳大梁爲魏都。益誤矣。客唯唯而退。遂記之。

梁園

梁園。梁孝王苑囿也。一名梁苑。史記梁孝王大治宮

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即此在歸德府城東二
十五里。時梁王好賓從。鄒生枚叟皆得於此般樂焉。
謝惠連賦。雪假辭以見槩。內有竹圃。蠡臺。清泠池。諸
勝多見於唐人詩。續述征記。迴道似螺。故曰蠡臺。水
經注。蠡臺之旁。又有女郎臺。涼馬臺。晉永和中。姚襄
降。晉屯於歷陽。殷浩惡其強盛。遷襄於梁園。其時已
屬故宮禾黍。唐李白遊此。作鳴皋歌。送岑徵君。慷慨
係之矣。今園之亭館已蕩為邱墟。而過其地者。父老
尚能指白靈山。落猿岩。棲龍岫。并所謂鴈池。鶴洲。鳧

渚。津津道其盛。則當日之靡麗何如耶。征途歷覽。惟
水次綠竹翳陰。菁英彌望。荒烟蔓草。掩映於夕陽城
郭之外。殆世傳梁王修竹園之廢圃得毋近是。遂遲
迴欲賦而不能去。

或問予曰。若大夫所言。梁園在歸德矣。而論者多以
平臺謂即今汴梁吹臺。敢問其異。予應之曰。此其說
固有所自。而其本末亦不可以不辨也。考史記平臺
無註。不詳其地。漢書文三王傳。其述孝王治宮室。與
史記文畧同。如淳注平臺云。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

所在也。夫大梁東北非即今吹臺與。則以平臺為吹臺。而以梁苑屬之於汴。亦未可以厚非。雖然。知其有一不知其二。故不善讀書。即不可以考古。夫梁苑一名兔園。為孝王所築。其道在朔。吹臺一名繁臺。為晉師曠所築。孝王復增築之。其道在因。又安得以孝王之所增築者。謂即孝王之所初築者。溷而為一。而并移其地歟。故史記漢書云。連屬於平臺。連屬者。連而屬之也。注云。離宮。離宮者。明非一宮也。蓋孝王始封大梁。後以界濕。徙睢陽。是孝王既都於汴。又都歸德。故始因吹臺遺址。而增築平臺。繼與鄒枚游讌。而初築梁苑。其時非一其地。亦非一其事。亦非一後人。合為一誤矣。若宋梅聖俞元王憚。又以平臺為梁惠王之臺。而非孝王誤之誤者矣。

昆陽城

昆陽城為漢光武破王尋王邑處。村前建嚴光祠。並塑光武及二十八將像。棟宇極巍煥。千載而下。氣概凜凜如生。昔以雲臺圖畫。謂為英雄生色。今則君臣一堂。想創業之時。風雲際會。腹心手足之義。恍然如

見矣。又堵陽堆亦有光武廟。廟中桐樹甚巨。居人言被雷火枯已十餘年。後復榮茂。下有拔倒井。亦多神異。或亦地近昆陽為神靈呵護之所致耶。

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讀此乃如見春陵鬱蔥之致。後學潘遇莘敬識。

卧龍岡

卧龍岡即諸葛武侯躬耕處。蜀志載晉劉宏至隆中觀武侯故宅立碑表里所記甚詳。而今不可得矣。數里有武侯祠。祠坊大書漢昭烈皇帝三顧處。其後

有小方亭碑鐫前後出師表。又八角亭或云草廬也。周覽岡勢起自高山之南。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其下平田如掌。岡上有井名諸葛井。祠外即白河水。淺馬可渡。行四里入南陽郡。志載祠舊有羽士居內。夜聞兵戈戰陣聲。懼而移之岡上。余以為侯鞠躬盡瘁。賚志以沒。精靈不散。理或有之。然必指此以為之徵。則亦幾於齊諧之志怪矣。又新野縣城內儒學東有議事臺。世傳昭烈與徐庶議訪孔明於此。

金谷園

金谷園一名梓澤在河南府城西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謂之金谷澗晉石崇因川阜建園館自作詩序按史稱季倫生於青州故名齊奴少穎悟任俠其時擁富不貲與貴戚王愷羊琇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爭豪如此適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以金谷為別業送者傾都祖帳飲於此焉考園之中有清涼臺室宇宏麗曳紈繡珥金翠管絃歌吹無虛日有愛妾綠珠為孫秀所逼墜樓處即此今人但指其邱墟為崇故居遺址不知實別館也崇雖庸鄙能賴一妾死以傳何減垓下虞姬若當其時稍有依回作阿瞞分香惜履計又不知增幾許醜態或早為消聲滅迹寧復有過金水而尚考其遺踪哉

結語是一服清涼散文之所以可傳

魯啓人

浣衣里

湯陰古美里地十里渡美河榜曰周文王演易處城北有浣衣里並稽侍中祠墓即晉稽紹遇害處也史

稱。紹。遇。害。血。濺。御。衣。事。平。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
 中。血。勿。去。至。今。里。以。浣。衣。名。余。觀。蕩。陰。之。敗。百。官。俱
 散。惟。紹。捍。禦。而。死。則。此。血。也。其。顏。杲。卿。之。舌。耶。其。張
 睢。陽。之。齒。耶。惠。帝。至。愚。猶。知。念。其。血。而。勿。去。則。亦。天
 理。人。心。之。不。可。泯。滅。者。耶。然。當。北。征。之。始。秦。準。勸。覓
 佳。馬。紹。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
 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則。紹。之。臨。難。捐。軀。固
 早。已。自。矢。矣。疾。風。勁。草。之。感。過。其。里。者。莫。不。肅。然。焉。

韓文公故里

唐書韓文公傳云韓愈南陽鄧州人其言南陽是也
 言鄧州非也李白作文公之父仲卿去思碑云仲卿
 南陽人史遂以南陽加鄧州耳不知古有兩南陽一
 在今懷慶府唐名懷孟二州隸河北道凡河內武陟
 修武河陽温濟源六縣皆古南陽左傳所謂晉啓南
 陽是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王弗許一在
 今南陽府秦并天下置南陽郡在唐屬鄧州者是也
 文公係脩武縣人今縣有韓庄韓村其墳墓多在河
 陽唐之河陽即今之孟縣在修武西南文公祭十二

郎文云。余往河陽省墳墓。女挈壙銘云。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此其證也。文公居修武縣之南陽城。在縣東北三十里。愈上世即居此。愈墓亦在修武。無可疑者。若鄧州則絕無遺蹟依據也。又李翱作公行狀云。昌黎人文公亦嘗自稱昌黎。則何也。曰。稱南陽者。所居之里。稱昌黎者。其宗之望也。昔人云。若李號隴西。王重太原。瑯琊是矣。今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顏當元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此係今之南陽郡後徙昌黎棘城。此非公派。其一則顏當裔孫。尋居潁川。屢傳至仲卿。生會愈。此乃公派。徙修武。新唐書誤鄧州者。亦以顏當元孫居赭陽。公之派遠。宗顏當而不知。顏當原未居赭陽。其孫居之。不可誤也。修武亦屬南陽。但非鄧州南陽。尤不可誤也。

玉津園 艮岳

玉津園。宋都人游賞地也。建隆四年。鑿池引蔡水。注之以習水戰。哲宗時。文彥博致仕。令有司備冊禮餞。送於玉津園。仁宗時。契丹使者邪律防至。王德用與

之較射於玉津園。固外園也。人得盡覽其勝。及高宗南渡。紹興十七年。又建玉津園於杭州府城南龍山之北。不減汴京。此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所由咏也。孝宗嘗臨此講射。與鑿池習戰。同一意耳。人主殫心社稷。豈僅誇宮室游觀哉。今汴州已廢為瓦礫。而浙杭頽敗於荒山。今余登龍山。惟見長江浩流。終古不改耳。何園之有。

附記

又今杭城鳳凰山。昔環南宋大內。宋徽宗初築汴京

艮岳。實象其山之形勢。按汴志云。徽宗初未有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請京城東北隅。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慶。遂命築數仞。已而後宮生子漸繁。帝甚喜。於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山象杭之鳳皇山。號曰萬歲山。又名曰艮岳。又曰壽岳。夫天下之名山水多矣。何獨取於杭耶。即杭之佳山水。亦夥矣。何獨取於鳳皇山耶。今觀徽宗御製艮岳記云。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又云。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石。夫萬松嶺。排衙石。皆今浙之鳳山勝景。而

何以徽宗移取其象於汴則非杭州作汴直乃汴州作杭矣夫杭州作汴其棄淮北可惜也汴州作杭其兆南渡可危也宋失東都於徽宗即識臨安於艮岳當是時總其事者梁師成領其局者朱勔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夫以十萬計搜岩剔石斲山輦木皆越海渡江鑿毀城郭而後至豈知一隅偏安奄奄不振之局已呈其端倪於宴安游賞之時及至南宋建都以鳳皇山爲天章閣而向之萬松嶺排衙石宛然艮岳遺蹤此談夢華遺事者不禁流涕太息撫景悲歌者也夫與民同樂即一鱗一羽譜入太平不與民同樂凡千水千山指爲殷鑒余故望汴而感慨焉蓋其斷瓠殘甌賸礎遺環已無復存矣

前段以汴起以杭收後段以杭起以汴收可悟古文錯綜章法二事類舉寫得蒼涼沉鬱極大議論
魯啓人

朱仙鎮

朱仙鎮在開封府城南四十五里水陸衝衢南舟北轅於此分岐商旅會集有岳忠武廟殿宇巍壯入其

官。邊。全。言。九。一。三。
中不但英風如見。並精忠報國之心。亦恍然如揭。香烟繚繞。若有神明相為陟降。其精靈之不沒也。固如是哉。余觀忠武祠所在。多有如湯陰以鄉里而祠。湖南以破楊么殄羣盜而祠。浙江以坵壠表忠而祠。其他行師所至之地。建祠以志不朽。偏方下邑。不可殫述。而是鎮戰功獨偉。故其祠最盛。至今廟旁居民。皆喜談忠武戰績。一經指示。莫不感慨歎。夫聞古賢哲之風尚。且流連憑弔。不能自己。况生平所馳驅而畢力者乎。時代雖殊。川原不改。廉頑立懦之思。殆與是鎮而俱永矣。

寫得鄂王生氣勃然。精忠畢現。有關世道人心之文。書院受業聞人。儒敬識。

岳鄂王祠

湯陰有岳忠武祠。在城內。虹梁雲拱。備極巋壯。階陛層級以上。廟貌偉岸。英氣如生。月臺暨雙碑。鑄忠孝二大字。臺下松柏森鬱。蔭蔽令人凜冽。生寒。余謂王之功烈。及當日冤誣。史冊載之。天下後世無不知之。無俟縷言。獨是史稱王學射於周。同同死。朔望設祭。

於其家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及過湯陰父老咸為予言王之詣同塚而祭也必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且奠且泣若有餘慕其正直仁厚秉於性生於師如此於君更可知矣誰曰抗金牌而勿至王能出之哉

滄書考

世知有洛書不知有滄書是考古之疎也夫滄之出書在先洛之出書在後黃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巡臨於元滄之水水間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

蒼頡因則其文以制字此陽虛山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書出洛今所傳洛書是已夫滄與洛同出河南府永寧縣境滄有龜窩宛然可據洛水流千里而遙欲求何者為出書之所而邈不可得於是即指滄水之窩謂是洛書之地學士大夫羣然信之而滄書益隱不知滄自有滄洛自有洛書各自有書雖滄亦入洛而龜窩之在滄者與入洛之畛尚遠未可混淆且大禹陳疇亦因蒼頡制字而起制字之功不在陳疇下奈何豔稱洛書而問以

官。邊。集。言。卷。一。五。滬書。瞪目。不知所謂哉。余過澠池。古渡而特以諗汲古者。

典與而核。令人想三墳至今未亡也。

後學潘遇莘敬識

銅雀臺瓦

彭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銅雀臺磚瓦。此狗名而未審其實者。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其用在覆者。油其背。用在仰者。油其面。油其背者。長二尺。濶一尺。油其

面者。長如之。而濶倍當油處。必有細紋。又云。鄴南城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池北偶談。記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似不必定銅雀臺瓦始為硯也。又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屬陰文。橘軒雜錄云。雲中馬勝公得一硯。奇古非

銅雀所及東觀餘論長安民獻羽陽宮瓦十枚若今
筒瓦然皆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則羽陽之瓦亦可為
硯不更古於銅雀乎老學叢談載銅雀瓦皆陽字紀
建安十三年造今有客自豫省來携銅雀瓦甚古較
蘓臺偽製者奚啻什伯然閱其字皆陰文其亦未嘗
考古而得其實耶王荆公詩云吹盡西陵歌舞塵當
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則贗古之歎自古有然矣

考古精核神韻亦流

魯啓人

鄆陵石

明末鄆陵人浚城濠得石數百皆有人物鬚眉宛然
或謂恐傷地脉掩之殊不知其為何石也我

朝辛亥春京城草場火火燼得石數千百皆有峰巒之
形亦不測其故皆異事也然考之前史無甚異唐貞
觀十七年八月梁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青質白文
成八十八字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
文字昭然歷數惟永又開元十九年河南登封縣石
文舊有帝字新增上字咸以為慶又天寶中李應物

開砥柱石中有平陸二字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至如山水草木之形人物溪橋之狀往往出自天然。理不可推近各地取水中文石叅以人力涅槃亦若鬚眉畢現用供清玩然究與天成者迥別無足珍也。

夸車

一人所推小車名曰夸車如載重則增一人輓之於前北省俱有山東河南直隸尤多康熙五十五年甘肅輓運軍糈因積沙甚厚大車難行行令直隸等省給資押送赴甘甚濟輓運於此見制器之利用固因

乎地合乎宜也南省見之於江西其地少鞍馬以此代脚力每見行長途遇順風插旗於橫木如舟之有檣帆然可以藉風前送減省推輓之力共羨其設意之巧及考古制西漢時即有此車齊人婁敬成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註輓輅一人輓之一人推之是此車由來已久匪獨今日始也一人推一人輓方是此車較一人獨推及兩人共推者不同引証確切

陸成岑敬評

南陽松

南陽浙川。即春秋時楚所置析邑。亦古商於地。有香
巖寺大松。虬枝蒼鬣。不計年所。傳金人侵宋時。入寺
伐松造舟。中顯紋理。成詩云。栽松種栢興唐日。解板
乘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閑零落歲寒枝。金
人股慄乃止。千歲之松。多著靈異。我

朝

順治辛卯歲。浙川雷山道人。伐松葺觀宇。質明松上
有字如虫蝕者。云。脩廟還留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
空。不如畱却青松在。待得長生老化龍。衆異之。遂止
此事。與香巖松大類。何前後若一轍歟。近武林撫署
東大樹一株。不識其名。而偃蓋輪困。幾等之於唐槐
漢栢矣。人雖不敢剪伐。或溲溺。或以不潔之物觸之。
即爲祟禱之。乃愈亦神所憑依者耶。

浙川兩松甚奇。証以今事。尤見風致。

魯啓人

牡丹

余自黔赴

京。出順德府。行數十里。過清源菴。少憩院宇。幽潔芬芳。
襲人。庭前牡丹盛放。余覽之。甚驚異。前在黔中。已見
此花開而落矣。過襄陽時。遊園亭。又見爛熳。今復逢

於僧院此南北氣候不同而花之遲早因以懸絕也。至此花在唐時盛稱姚家黃魏家紫及宣和中花工歐氏以藥甕培於白牡丹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亦甚珍重。弇州有綠牡丹詩一首和者甚衆。近日所尚乃大紅牡丹而得種甚難黃碧二種則見者絕少矣。

地黃

地黃一名地髓。郭璞註江東呼為芣。音戶爾雅翼以水

試之浮者天黃沉者地黃半沉半浮者人黃入藥取

用沉者今道地以產河內為最蓋以其地北通上黨南近洛陽得土脉之中厚也。二月苗始生葉塌地如山白菜面深青皺文有細毛高者尺餘低者三四寸花似芝麻紅黃而兼紫結實如小麥粒根若人指作通黃色故曰黃法製以好酒入縮砂仁拌勻九蒸暴乾乃黑食之益人抱朴子云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古人惟種子今懷慶土人多種根更易收每於田畝溝洫之外列井分區以布種擇肥壤編葦為壇疊覆之用地黃之節多者寸寸摘斷蒔鬆土逐層

令滿。每日灌水。漸茂盛。於八九月。搗根。則宜收暴矣。歲必有最大者一本。得之。隣里釀錢以賀。其嫩苗旁葉。作菜甚美。亦有生食者。俗呼婆婆奶。然同一地黃也。而生食與熟食。功用大殊。一活血。一補血矣。至藥種之出。河內者甚多。若百合、知母、天門冬、葶藶、牛膝、芎藭、防風、皂角、葫蘆巴之類。遷河內。則皆弗能為良。地黃特其一爾。又有山藥者。地黃之亞。亦以產懷郡者。列上品。齊土報之中。鳳也。二。其。首。以。主。藥。最。貴。此。其。詳。細。處。不。厭。其。瑣。筆。有。鑪。冶。魯。啟。人。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十六目錄

江南

燕子磯

采石磯

虎邱

惠山

鄧尉山

金山

焦山

蜀岡

鉢池山

夾谷山

雲臺山

東磊

銅山

三山白鷺洲

莫愁湖

桃葉渡

邗溝

雷塘

玉勾井

二十四橋

甓社湖

洪澤湖

射陽湖

鬪鴨池

...

...

...

...

...

...

...

...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十六

...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遊野二十

...

江南 一 有 天 空 豁 闊 云 氣 滃 鬱 林 石 參 差 來 往

燕子磯 為 軍 門 山 靈 傳 遊 安 臥 由 湖 吞 水 聲 喧

燕子磯 在上元界觀音門外磯皆巉石纍起江浪甚

險磯當其衝石皆赤色壁立如削遙望欹側處殊挾

飛舞之勢所謂燕子也及至則片片如晴霞掩映於

江南一

烟波浩蕩之中。舊時江水撼磯下。立關公廟後。水遂南徙。余過磯登岸。入山門折而西。至水雲亭。謁關公。見兩楹懸對云。磯名燕子。雪浪奔騰。帆影一江飛渡。城曰石頭。金湯鞏固。山靈萬載安瀾。由殿右小逕而上。則大觀亭也。有天空海闊。江流砥柱。何處飛來。諸額下望。長江滔滔千里。江南諸山。烟靄迷抹。如翠螺橫點而已。出山門。即觀音山。山有十八洞。迤邐二十里。南通下關。備極幽異。其宏濟寺中。層崖遞進。至蒲菴和尚闕藏處。地極高峻。而江流出。為下瀕洞。相聞旁為觀音閣。就江濬築基架柱。構棧。呂柟所謂登之。如在樓船中。真有是景。

采石磯

牛渚山一名燃犀浦。有亭名燃犀亭。下有磯曰采石。唐李白放歌豪飲處。世傳白從水中捉月。騎鯨而去。此皆不經之說。李白年譜具在。可按而考也。好異者且建捉月亭。以實其事。殊可噓。磯上今建太白祠。亦有樓。陸魯望詩所謂謝眺青山李白樓是也。

虎邱

虎邱在蘇城西北九里。江南通志載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此。以扁諸魚腸劍三千為殉。越三日金精結為白虎。踞其上。故名。然觀其巖壑之勢。出於天成。疑先有是邱。而闔閭因之以葬也。一名海湧山。平岡漫衍。絕無丹崖翠嶂。石洞雲房之勝。晉時為司徒王珣及弟王珉別墅。後捨宅為寺。今上有虎邱寺。此其遺址也。山前為七里韓塘。水際遊船最盛。自山門入。石徑逶迤。磴側卧秦皇試劍石。劃然中開。苔蘚斑駁。平曠處為千人石。坦然如砥。可容千人坐立。石壁中懸鐫古籀文虎邱二大字。旁即劍池。池之右刻真孃墓。李商隱詩所謂虎邱山下劍池邊者。此也。然墓亦無可尋。惟綠草芊緜而已。折而西為悟石軒。即生公說法石點頭處。今有亭。名可中亭。內有巨石尚存。亭之下有雙井。列轆轤。汲綆於上。曰雙井亭。自下而上。則寺之大殿。西建浮屠。高插雲際。望太湖。在指顧間。

聖祖仁皇帝南巡屢幸是山。建有

行宮。極巍壯。當千人石之衝。寺後恭泐

御書碑亭。亭後僧寮。惟玉蘭房有古本玉蘭花。開時爛熳如

官遊筆記 卷十六
雪最為遊人讌賞。憑閣下眺，則水田粼粼，松竹幕歷，亦頗有遠意。

惠山

惠山在無錫縣西。一作慧。又曰歷山。上有九峰。下有九澗。有惠山寺。第二泉在焉。劉伯芻為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為第一，而惠山次之。此名之所由得也。是泉以兩池為滙池，僅袤丈。水旱無盈竭，甘美瑩澈。吳中烹茗釀酒，無不取辦於此。是以舸舫任載，道路絡繹。即風晨雨夕，炎天雪候，無少停息。雖名第二，不啻第一。

一矣。或曰：金山泉在驚濤駭浪之中，人不敢輕以勺求之，其為體逸而品尊。惠山泉不啻為茶酒之需，凡洗癥滌垢，無不取之，其為體勞而品賤。子云：托居險阻，自甘自潔，品則尊矣，而普濟利人，又未若近城市求而易致者之為得也。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駐蹕曾汲嘗之。二十八年。

聖駕自浙還，復臨泉上。

御書品泉二字，命諭德秦松齡刻於漪瀾堂。

鄧尉山

鄧尉山去蘇城七十里。昔漢有鄧尉隱此。又名光福山。其地四面皆山。中匯二堰。以瀦諸水。迴環上下。約二十餘里。有石梁在亂山中。雄跨二堰。如長虹夭矯。橫亘碧落。其間最勝者。曰石壁。銅坑。西灣。槎山。元墓。七十二峯。閣諸處。土人愛植梅。花開時。數十里如積雪。凡遊者。必由虎山橋。以入一路。丹崖翠塢。小橋流水。幽深窈窕。香風襲人。徐枋以為不減西子湖孤山之勝。良然。

金山

金山在大江中。南眺潤州。北臨瓜步。一名浮玉。其山形如蓮。出淥波。修莖挺立。風濤環遶。勢若飛動。渡江遙望。殿宇僧寮。層疊入雲。是以有金山寺。包山。焦山。山。包寺之諺。水經第一泉中冷泉。正出山下。僧苦求者。山上穴井以應。

聖祖仁皇帝南巡。屢經

駐蹕。建有

行宮。先後

江西南

御書匾額甚多。天王殿曰勅建江天寺。大雄寶殿曰動靜萬占。

行宮曰江山壯觀。曰吐納萬象。留雲亭曰江天一覽。暢遂

樓曰澄懷日新。佛印山居曰水天清映。龍洞曰松風石。

御書樓曰浮翠樓。大悲殿曰禪樓。朝陽洞曰雲峰。禪堂曰祇

樹并

御製碑記。泐石永鎮焉。朝霞夜月。景色清幽。暮鼓晨鐘。塵氛

蕩。條壬戌春日。予與松江太守雅蔚文。陟巔四眺。兩

岸烟火相望。北固焦山如青螺。列銀盤中。俯瞰雪捲

長空。去天尺五。江寒逼人。重裘猶慄。因作金山賦。載

別集。

焦山

焦山與金山對峙江中。相去十五里。通典一作譙山。

又曰浮玉。上有焦仙嶺。三詔洞。以焦光隱。此三詔不

起也。山有獅子海雲。觀音羅漢。棧道等巖。並有青玉

塢。碧桃灣。山之餘支。延入於波間者曰海門山。

聖祖南巡三幸山中。

御書匾額山門曰定慧禪寺殿曰香林皆有

御製詩恭泐石上山多大樹清陰扶疎夏月士子每渡江讀

書於此昔人題句曰六七月間無暑氣二三更裏有

書聲其幽景可想也山下江濱有瘞鶴銘乃華陽真

逸譔歐陽修云好事者伺水落摹之祇得數字惟予

所得六十餘字獨多也今尚存

蜀岡

蜀岡志載在揚州郡城西四里一名崑岡鮑照蕪城

賦軸以崑岡謂此相傳地脈通蜀故名上有蜀井又

寰宇記云蜀岡有茶園其茶香如蒙頂蒙頂在蜀故

以名岡按蜀與揚相去幾萬里地脈胡能相通不知

蜀者獨也以孤聳不與羣山相接之謂今揚州獨有

此山故曰獨山如山東濟寧州湖中蜀山浙江海寧

縣海上蜀山慈谿三江上蜀山皆取獨山之意豈地

脈盡與蜀通耶

妙處可補爾雅

魯啓人

鉢池山

山陽縣治西一十五里鉢池山形如覆鉢絕無林巒

之勝巖穴之奇惟土色殷赤舊傳王子喬燒丹於此凡登臨懷古者動及吹笙緱嶺鶴歸華表皆屬虛譽大抵淮之境河湖連接波濤洶湧者居多得此培塿之土拳石之山亦足以豪無怪鉢池之稱勝矣

有見 魯啓人

夾谷山

夾谷山在贛榆即孔子會齊侯處今之海州漢之東海郡古郟子國也孔子問官因登山望海後稱孔望山實祝其地太史公曰與定公好會夾谷服虔註云

東海祝其縣是或曰歸汶陽之田疑魯別有夾谷山東通志嶧縣有夾山非夾谷按春秋公至自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鄆謹龜陰雖皆汶陽田然歸田於至自夾谷之後當日並未嘗會於汶陽也文義自明何多疑焉孔子兩至祝其過化存神固應為風教之區

精醇可愛 魯啓人

雲臺山

雲臺山在海州東海中周迴三百餘里幽深秀特屏

障海口兼為黃淮之尾閭。後壅沙日積，皆成陸地。今居人茂密，物產豐腴。上建三官宮，巍煥雲表。余登山謁拜殿下，仰瞻

聖祖御書

遙鎮洪流，匾額進殿。東過藏經閣，玉皇殿。抵望日樓，是樓據山頂，可望海中日出。然已傾欹，捫蘿附葛，別陟高處，一覽海天相接，雲水蒼茫，峰巒聳異。正如置身十洲三島中也。既下憩好生堂，屏竹社景致亦頗幽潔。是晚僧出碧玉圭一、白玉帶二、佛衣二襲，皆繡佛一以千計，一以萬計。乃明神宗時宮中所賜物。及今尚守而不失。山之佳勝有二：仙洞金牛洞，濯纓泉、孔雀溝、偷光處、散金臺、鬱林觀、鳳凰城、紫陽樓、釣魚臺。惜余未能遍窮其勝也。

東磊

東磊在雲臺之東，自三元宮跨山梁向東北而行，山徑約十五里，險仄殊甚，步不及寸，如南出山口，循山東麓，則程途倍之。雲臺在山陽，東磊在山陰，實一山脈。當日為海中島，今俱陸地矣。余遊雲臺之明日，由汪家莊東出山口，到險仄處，舍輿扶掖以行，而琳宮

梵宇輝煌紺碧隱然杳靄中蓋延福觀也逶迤數百
磴始抵觀觀中道士約百人左右山石層層相累而
層累必三則尤奇其罅隙則有塵苔彌縫遠視若不
相粘帶要非人力所能就是山在雲臺之東而磊然
有三疊之奇石故名東磊也或言茲山宜春遊當桃
杏盛放左右掩映山石如畫古人亦有春遊天台秋
雁蕩之語其實山遊俱以秋冬為佳春時深紅舊翠
固足以娛目騁懷然山色多為蔽虧何如歲寒木落
浮艷全彫石骨稜露鳳翔虎踞之姿神鏤天刻之巧
毫纖畢見晦翁詩所謂木落水盡千崖枯迴然吾亦
見真吾豈非是遊山第一妙景界耶余觀東磊之石
奇矣然幸當嚴冬一洗蒙翳觸目迴曠故能窮極勝
態如此或人春遊之說吾甚不謂然

銅山烈風雷雨贊

微山與銅山並峙湖中而微屬山東銅屬江南相去
數十里微山有微子墓居民多殷姓故稱微山辛酉
之夏泊舟韓莊聞攜孝廉左向九及兒琦欲遊微山
舟子云風鬪水逆不易到乃赴銅山順流直下輕帆

官。述。言。卷。一。一。
若飄細浪如激。宛然行圖畫中。既抵山。監司翁朴存。亦至攝衣同躋。山四面俱水清瑩。函鏡漁蓬。鳥宕明滅。烟靄亦湖山之一勝也。山峻處有奇石錯立。高闊數丈。異彩芒發如碎金。亂灑星星閃閃。故名銅山。擬遊龜山。隱然遙聞雷聲。恐有暴風雨。乃止。

三山白鷺洲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青蓮名句也。予江行見三山形不高峻。排列江岸。土人名曰筆架。以相連而起三峰也。詢白鷺洲。止存其名。設青蓮無此詠。則山與洲竟無聞矣。是因此山此洲有此名句。既有名句。則此山此洲萬古不滅。如龍湫玉甌。賴康樂以傳。鈞黃溪因子厚而著。太史公云。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山水亦然哉。

宇宙間極奇山水。未經名人題詠。湮沒者何可勝數。惟人亦然。汪倫一農夫耳。得青蓮一語。至今籍籍人口。因想古今來能詩能文如李杜韓柳者。或不乏人。而隻字不傳於世者。何限。殆有數存乎其

間耶讀此為之三嘆

陸成岑敬評

莫愁湖

莫愁湖者。以女子盧莫愁而名。明顧起元作莫愁湖考。言古有兩莫愁。一在石城。見樂歌。一在洛陽。見梁武帝歌。余觀顧說亦未確。考樂志。石城有女子善歌。謠名莫愁。今漢江西石城有莫愁村。鄭谷詩所謂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是也。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中有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此蓋用石城之名。以寓意。言盧家之富貴而艷人如此。有樂無愁。故稱莫愁。不必復有一莫愁也。石城實而河中虛。瞭然可見。且顧說以莫愁為盧家女子。亦錯。河中歌十五嫁為盧家婦。沈佺期祖其意曰。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李商隱詩亦曰。如何四季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皆言是盧家婦。非盧家女也。顧一辨而兩失之矣。大抵咏莫愁者。自宜以石城為據。而石城有二。一在荊州。一在金陵。觀谷詩末句云。行人莫問當年事。千古漢陽空夕陽。則莫愁湖以在荊州者為是。金

江南一

官。遊。集。言。卷。十。六。
陵。之。有。莫。愁。湖。因。石。城。名。之。耳。今。其。湖。在。江。寧。府。西。
三。山。門。外。與。三。山。白。鷺。相。映。帶。焉。

桃葉渡

桃。葉。渡。在。秦。淮。青。溪。合。流。處。王。獻。之。妾。名。桃。葉。嘗。渡。
焉。樂。府。所。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者。即。此。上。有。
淮。清。橋。少。折。而。東。蜿。蜒。而。虹。亘。者。利。涉。橋。也。其。流。自。
水。西。門。入。江。水。盛。則。渡。口。添。瀾。漫。之。勢。故。秦。淮。觀。漲。
為。金。陵。勝。景。之。一。在。前。明。時。五。月。燈。船。最。盛。小。舫。約。
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幙。每。舫。載。二。十。許。人。人。
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略。如。舫。
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啣。尾。有。若。一。舫。火。
舉。伎。作。互。矜。佳。麗。鍾。伯。敬。曾。有。燈。船。賦。兩。岸。多。河。樓。
各。具。盆。花。籠。鳥。之。勝。倚。窗。臨。流。殊。堪。送。目。當。復。社。盛。
時。諸。名。人。往。往。會。文。於。此。流。連。賞。宴。竟。日。連。朝。今。則。
燈。船。間。作。優。伶。三。五。畧。奏。管。絃。如。所。云。至。今。商。女。尚。
歌。昔。時。後。庭。遺。曲。者。矣。河。樓。半。成。市。肆。其。為。民。居。者。
不。過。大。比。之。年。士。子。賃。廡。以。居。時。聞。吟。誦。緬。懷。復。社。
風。流。雲。散。耳。由。利。涉。橋。南。西。為。貢。院。東。為。東。花。園。徐。

中山園中亭館殊擅雅趣而舊院處其間紅粧翠袖
 艷絕江左志所謂金陵十二樓者是近皆鞠為蔬圃
 問中山臺榭僅存一樓風銷雨蝕簷宇傾欹樓之外
 斷潢屈曲枯涸過半有指而言者曰是當日池沼之
 餘也而我

朝嚴

朝嚴禁娼妓所為舊院者惟路側樂王廟一小楹門扉
 反閉傳為諸樂戶禱祀之所其東馬湘蘭故居在焉
 中有手植紫荆一樹而已成良民之居遊人不可復
 入青樓粉暗女子嫁朱門鳥啼賓客稀誠令人不能
 為懷然園亭興廢自古不一惟是翠館紅樓銷廢殆
 盡百餘年來俗尚廉耻人知貞潔雖委巷小民之家
 亦未有艷粧麗飾倚門嬉戲者政化之善莫過於此
 則又徐天池西施山舍記所云忘其悲而為之一笑
 者也

邗溝

古邗溝在揚州郡城東北志云漢吳王濞煮海為鹽
 開邗溝自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臯蟠溪按左傳哀
 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云於邗江築城穿

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水。經注云：吳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一名合瀆渠。自江北通射陽湖，謂之山陽濁。今城外運河即古邗溝也。

雷塘

雷塘在蜀岡下。一名雷陂。漢江都王建遊雷陂，即此。有上雷塘，下雷塘。王象之云：雷塘耕者，往往得釵釧。蓋煬帝建迷樓於蜀岡，此處亦宮中遊宴之地也。唐武德中，又改葬煬帝於此。元蘇大年詩曰：雷塘春雨綠波濃。古塚寒烟蔓草空。斜日欲沉山色近，行人無處問隋宮。蓋嘆其墓在而樓亡也。今其河傍蜀岡，深不數尺，僅容小舟，輓牽以行。遠望亭臺花樹蒼翠，相屬者紅橋也。郡人以為遊玩之地。大都流連歌舞，徵逐繁華。而所云君王肯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者，惟騷人逸士為之憑弔，欷歔耳。其地舊有吳公臺，今亦傾圮不可辨。

玉勾井

郡志載揚州有玉勾洞天。在蕃釐觀後。相傳唐時有

道士持畫謁帥守皆雲章鳥篆不可識守異之使人
跡其後則入后土祠井中因令囚入視見屋宇森然
額曰玉勾洞天今瓊花觀即古蕃釐觀井故在井上
有亭亭脊上留隙復置井欄相對若以神異其井使
與天光相接者然雖其事渺不可信而濬井葺亭莫
不指玉勾為遺蹟與觀之瓊花並傳亦不可廢

二十四橋

二十四橋在揚州府舊城西隋時所建唐杜牧詩二
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宋歐陽修詩都將

二十四橋月換作江南十頃秋舊傳煬帝於月夜同
宮女二十四人吹簫橋上因名方輿勝覽云隋置橋
皆以城門坊市為名後周顯德四年韓令坤築州城
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廢不
可得而考矣按沈括補筆談云二十二橋可記者茶
園大明九曲洗馬太平萬歲青園通明廣濟山光等
名則確有分列之二十四橋矣至唐張喬寄維揚故
人詩云月明記得相逢處城鎖東風十五橋則又減
二十四而言十五何也或曰其所居在二十四橋

之半。故詩言十五。又明沈德符詩云：佳名二十四，最好擣衣橋。似擣衣亦二十四橋之一。今蜀岡之下，明月依然，清風如故。好事者亦間學度曲吹簫，流連賞會而欲問二十四橋舊蹟，或於平田野徑之內，得一二小橋，以為當日遺踪。又或尋殘甃覓斷砌，皆謂為隋苑之餘，而數既不及二十四，又無碑碣可為証明。王右軍云：俯仰之間，以為陳迹。况遙遙數千百年，亦何從強為臆斷也哉。

甓社湖

甓社湖在沱光湖南，郟伯湖北。當高郵州城西門之外。諸湖皆西洩，洪澤湖水其下海者，由運河橫流趨滾水壩，至興鹽等界入海。其通江者，由郟伯南順流入運河，經瓜洲入揚子江。而甓社湖獨險，以諸湖或南或北，皆湖之委。而是湖正當其腹，東西闊處有至百里外者，其深不測。又與樊梁湖、新開湖合稱三湖。又與珠湖、平阿湖并樊梁，新開合稱五湖。波濤浩渺，時有覆溺之患。明時侍郎白昂奏開複河於高郵堤東，通運舟以避甓社湖之險。即今康濟河是也。湖中

向時有大珠見則十餘里間如初日所照崔伯陽賦
 叙曰孫莘老家湖陰夜讀書見大珠其光燭天是年
 莘老登第人遂指為祥符之驗然莘老而後登科者
 纍纍不絕而是珠不恒見毋亦神物顯晦固自有時
 而機祥之說尚有未可盡信者歟

洪澤湖

洪澤湖去淮安府治九十里屬山陽清河天長六合
 盱眙泗州諸州縣界其西則淮水自桐柏山逕信陽
 州過羅山等縣至正陽關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逕

壽州北淝水從東北流注之又東經臨淮等處又東
 匯為洪澤湖若石泉九渡申陂蓮湖流入者七十有
 二至老子山淮水乃出湖一望汪洋橫無涯際其尤
 要者在小黃莊至周橋一帶東西相距一百六十里
 所仗者高堰一堤而高堰大壩有四曰高家堰曰高
 良澗曰龍門曰清水潭高澗湖之腹也高堰湖之委
 也考前史自陳登築堰障淮唐於洪澤置屯宋史河
 渠志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
 四十九里其後蔣之奇自蛇浦達洪澤鑿左肋為複

河中有洪澤村。村有東西街。住者各千餘家。年歲既久。水勢靡常。遂盡入於湖。其中心最深處。土人云。舊屬縣治。淮陰張太史三河賦云。洪澤沉而爲湖。即此出小白魚。獨美。曾有漁人於龜山下。見鐵絙微露。盡力引之。得一物。狀如猴。目昏昏似睡。身裹苔涎。濛濛不甚可辨。倏忽眼開。其勇幾不可當。遂並索沉入湖中。識者謂此禹鎖淮水神無支祁也。又有木妖。棕怪等物。陰雨之夕。或聞其聲。或見其形。舟人畏之。尤甚。至於龜之大。經數丈。鼉之長百餘尺。又其尋常不足數者矣。地勢西高而東下。湖在淮揚兩郡之西。故水獨高。洪澤既漲。則洩入淮安。寶應。高郵。邵伯。諸湖。諸湖不能容。則由運河經滾水壩。趨下河入海。大抵皆建瓴而下也。我

朝歷加修治。不吝帑金。宣洩之方。至詳極備。我皇上特命重臣。大加興築。隄防既固。桑麻遍野。東南士民樂業安居。

國家撫恤之仁。黎庶謳頌之聲。殆與是湖而俱永矣。是湖關係淮揚兩郡生靈。山陽最當其衝。次則清

河寶應又次則高郵而興化泰州阜寧鹽城皆承其委夏秋之際最患西風以水由西而東風激則浪愈盛也篇中指陳詳悉情形恍如目擊而經畫之方自具其中由

公莅任南漕時以民瘼為心故訪聞明確如此此謂以實心行實政若第以馬伏波聚米為山相視猶未免夏蟲之見

後學潘遇莘敬識

射陽湖

射陽湖古稱射陂漢書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

奪王射陂即此湖縈迴浩蕩可三百里通寶應山陽

鹽城三縣界由固晉至白沙入海其故道也後改由

廟灣新市入海近益淺隘民藉收蒲魚之利當夫野

塘水泛獵獵青柔紅尾青髻唵喁游泳魚磯釣浦扣

舷鼓柁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興趣殊不

減西塞山前也秋來蠡舍如織星明月皎蠡行草際

款款有聲篝火取之十不失一其西有塹不甚高而

每塹必有藏物所得瓦缶以盛食品雖盛暑不敗間

有得古鼎者斑駁陸離光彩耀目殊堪寶貴云其間

名人若漢臧洪陳容皆產湖濱而陳琳墓亦在焉。今世遠年湮臧陳舊蹟杳不可辨。惟見斷港衰楊與野鳧雲鴈飄搖下上而已。而湖既淺隘四圍轉多積水。寶應諸生呂東村有詩云孤村水打陳琳墓不賦招魂已斷腸亦實錄也。

鬪鴨池

江都有鬪鴨池屬漢易王事。今未詳所在。而歷唐宋詩賦詞箋恒及之。考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鵝。鴈趙飛燕外傳陽華李姑畜鬪鴨池水上。晉書魏

文帝遣使求鬪鴨建昌侯作鬪鴨闌唐陸龜蒙居震澤養鬪鴨自是流風日廣。曩見元人畫鬪鴨鬪鵝圖殊費解。及閱畫錄隋朝官本有陸探微鬪鴨圖顧寶光藏高麗鬪鴨圖固亦有所自也。李陽華正江都易王姬後歸老於其姑馮大力之妻常畜鬪鴨池中苦被獺噬時下朱里芮姥求捕獺狸以獻。芮告陽華曰狸不他食但飯以鴨。陽華怒絞殺其狸。晉蔡洪鬪鴨賦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可謂曲形其妙。今遺蹟雖不得覩而志

江南一

仍其池名令人想見漢宮清晝春波蕩漾文翰離徙
 紛披賈勇之致近見宗觀詩云十三王是易王奢賓
 從如雲謾自誇宮裏日長閒鬪鴨簾前一笑李陽華
 刺而不溢深於風旨矣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十七目錄

江南二

丹陽運河

瓜儀運河

黃河水名

河工下埽

烏衣巷

雨花臺

明故宮

大報恩寺

滄浪亭

平山堂

露筋貞女祠

三至堂

三亭

韓侯祠

漂母祠

陸秀夫祠

歌風臺

戲馬臺

董仲舒祠

螢苑

十四樓

稻孫樓

勞勞亭

東坡書院

十字碑無字碑

十四

受宜堂官遊筆記卷十七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江南二

丹陽運河

丹陽河道自明時周忱於武進奔牛呂城設閘壩俾漕船由京口出江最稱利便迨景泰間閘廢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不利於行仍從周忱故道增置五

開。

國朝康熙四十七年。在丹陽練湖建閘四。又修丹徒京口老人二閘蓄水以濟漕運。

瓜儀運河

瓜儀皆由江達淮。運道咽喉也。宋建三閘。明改為壩。復於濱江等處建閘開渠。以免剝運之煩。

國

朝康熙二十八年。濬舊河。通四閘。一切糧艘。從沙漫洲轉入新河。五十四年。江北徙開遠城。越河改運口。

五十五年。加築瓜洲花園港越堤。以禦江。五十七年。

又建重堤挑真人洲引河。以殺江溜。六十一年。築花園港西挑水土壩。並鴈翅包灘裏創工。雍正六年。以

瓜洲新改運口。逼近城垣。水勢洶湧。將所改運口堵

閉。仍由故道。加築夾壩。雍正八年。以閘河水無關蓄

淮流直注。勢若建瓴。於瓜洲頭閘之上。青蓮菴。至尤

家碾。開越河。建草壩。以利運艘。

水四。黃河水名。表對古變。會附之。冬黃水。五月。凡水

黃河隨時漲落。人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後。東

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寸許。則夏秋當至一尺。

從來占驗不爽。謂之信水。二三月桃花始開。兩積川流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隴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涸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成。謂之豆花水。八月蒹葭花。謂之菝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凡行旅者。當知其漲落之時。庶不為所駭云。

河工下埽

河工常虞潰決。例於孟秋。預調塞治之物。凡梢、芟、薪、楗、檝、竹、石、芟、索、蔴、索。各若干。謂之椿料。按伐蘆、菝。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

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用丁夫千百人邪許齊挽積置單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臬閱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大都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所謂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此工料夫力之所以動費不貲也

直是一則考工記可補河防一覽文字變與澀而為朗暢則古今文體必然之繩度也

書院受業楊

永鈺敬識

烏衣巷

烏衣巷世但知王謝之所居不知紀瞻宅在焉晉書云瞻厚自奉養館宇崇麗園池竹石為一時之盛元帝嘗幸其宅既進驃騎將軍即其宅為驃騎府遂名其側浮橋曰驃騎航王導即驃騎航南使郭璞筮之云吉無不利子孫繁衍因卜居世守焉謝安宅居航之口今秦淮之南也圖經云桓元欲以安宅為營其孫混曰名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元慙而止後人稱王謝子弟猶曰烏衣郎蓋

江山之勝非名人不顯。名人所居因江山益韻。以金陵之佳麗而遇王謝之風流。宜乎烏衣之名爲人所艷羨也。後人有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亦因王謝而慨然耳。况又有紀瞻之開其先耶。

雨花臺

出金陵聚寶門三里許。至雨花臺。昔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於此。天雨花故名。山亦不甚高，約略有數峰。上矗登之，周視城闕，見萬家烟火，與遠近雲峰相亂。遙望大江如帶，山下產碎石，大小皆光滑如鵝鴨卵狀。園亭中往往以之藉地。其麓爲梅花岡，即晉太傅謝安所立無字碑處。由臺北去不及二十里。雞鳴山中，梁武帝遺像存焉。其下爲臺城舊蹟，古磚皆作碧綠色。想當講經之時，不知如何烜赫。今不但蕭梁事業僅作墟墟，並所爲雨花者亦不知消歸何所。荒臺亂石與古城舊砌，其爲憑眺之資一也。恭讀

聖祖南巡

御製雨花臺詩曰：何地飛花雨，晴空無片雲。江山恣遐矚，草樹出清芬。城郭參差見，樓臺遠近分。人家百萬戶，烟火盡

氤氲大哉

王言固已舉江山萬象悉收入指顧之中而不僅在雨花一事矣

明故宫

明故宫在上元縣舊紫禁城內正值古燕雀湖之地考紀事宮基定於劉誠意伯基規模頗狹小基後出使太祖稍廣大之基回而嘆曰不再傳即有遷都之事矣曩所定三百年基也金陵為孫吳六朝營建之地明起滁濠奄有天下遂定鼎於斯雖不再傳而北徙而南都宮殿依然自流寇兵燹之後鞠為丘墟今滿兵駐劄於此舊西華門址存焉機匠聚處歲貢緞匹其舊日午門皆已傾圮垣墉尚在門前有五橋仍

昔時規制而欄楯已無一存矣諸宮殿盡燬惟文石柱礎或斜或側委棄路隅銷蝕處大半古苔斑駁其間輦道依稀略可辨識而已更北行十數里至孝陵基址甚大石刻諸侍衛極森嚴之觀

本朝修其陵廟

命內監守之

聖祖南巡至陵設祭過故宮

御製詩曰樓臺金粉已沉銷不獨詩人說六朝月落宮垣春

寂寂經過惟歎草蕭蕭因思南朝歷代陵寢見於紀載者

如鍾山南為吳大帝陵雞鳴山為晉元帝陵皆久已

蕩為平原其泯焉漸滅而寂然無傳者又不知其幾

也今孝陵已故而荷

深仁厚德用能保其坵壠時其祭祀千秋永久然則觀明

故宮者對舊日山河益感激於

興朝雨露矣

大報恩寺

大報恩寺在聚寶門外古長干里即古長干寺明金

陵八大寺之一也始自吳大帝建寺及塔屢經修廢

至明成祖復建賜額報恩寺蓋成祖為其母報恩而

設也相傳建此塔時凡瓠臂之屬皆具其二塔成後

瘞其餘於別所未幾塔燬取所餘者更造之無幾微

欠缺處亦異事矣塔高百餘尺皆五色琉璃四壁佛

像金碧輝煌每級俱有門向外翼以欄檻好遊者恒

出戶外周行於欄檻之間誠不啻憑虛而御風也俯

官遊集言 卷十一
視金陵城闕去地纔尺許指大江僅一衣帶水若秦
淮三十六溪纔若一線耳仰觀羣山悉在簷牖之間
所云却羨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者竟若為
斯塔咏矣逐層皆懸燈外向就壁為穴置階級數疊
升階上其穴轉隘止可舉臂燃燈防傾仆也每夜燈
光遙望數十里與星月相間風雨之夜顯爍尤甚遠
近帆檣以為標識焉門外皆僧自列肆衣帽綦履互
為貿易其裁製並不假手他人僧房在塔後分左右
列廳堂寢室大類人居宅所蓄盆蘭極古砌間有
濃郁特甚者咸指為馬士英所手植云

滄浪亭

滄浪亭在長洲縣郡學東按石林詩話此地係錢氏
廣陵王舊圃宋蘇舜欽得之始作亭曰滄浪後為章
惇家所有紹興後歸韓蘄王最後歸浮圖大雲菴明
歸震川所記是也纍石為山山有亭文待詔書滄浪
亭三字額其上今則此亭為客館公所矣商坵宋公
來撫吳門於亭之北建旱舫數椽並觀魚處政事之
暇飲酒賦詩其中

聖祖南巡

賜有

御書後乃於觀魚處東建

御書亭又於河北造

御書樓亭之前亂石平臺不甚高而層疊幽疎得畫家皴染

之致簷廊曲折皆饒雅趣猶見子美遺風焉亭之西

為吳郡學翠柏蒼松天矯盤鬱後則春風亭諸人士

弦誦於斯皆囂塵所不及也北通小河對吳公書院

一望綠水灣環舳舻並集菱葉蓼花幾同村落矣余

觀姑蘇佳麗皆以虎邱為最而是處繁華無纖微間

隙至此殊有超然物外之概燕歌趙舞急管繁絃或

不如戴逵撫琴桓伊弄笛具瀟疎淡遠之思也

中幅一路夷猶如王摩詰作平遠山水圖後則相

賞在濠濮間矣後學潘遇莘敬識

平山堂

平山堂在蜀岡上大明寺側宋歐陽修守揚州日所

建也蜀岡在江北望隔江招隱黃鶴諸山皆與堂平

故曰平山也堂去邵伯湖四十里每芙蕖盛開遣人

折數百朶。置四座。賓僚讌集。以花行酒。稱韻事焉。公平山堂詞云。人家縹緲外。山色有無中。當時以為絕倡。二語實本王右丞詩用之。然確是平山堂真景。作者皆無能及也。張懷古沈括洪邁皆有記。歲久堂圯。為寺僧僭作殿基。

國朝知府金鎮建堂寺右。並構真賞樓於堂後。康熙二

十三年。

聖祖南巡

臨幸。

御書怡情二字額之。十四年又

御書平山堂及賢守清風四字。懸堂內。至雍正時。郡人汪應

庚重加修葺。於堂左植松萬餘株。建亭眺遠。勝概益增。余登此堂。自顧情懷亦竊願與公同調。獨不能久留。茲地於蒼茫極望之中。備極流連耳。然而若滅若沒之間。公之流風餘韻。若有存焉。又未嘗不思以杯酒。醉前人也。

白雲在天滄波不極。渺焉含毫。當使古人恨不見

我。後學潘遇莘敬識。

露筋貞女祠

露筋貞女祠在高郵城南三十三里前臨運河荒沙亂草縈繞四圍新城王司寇詩所謂行人繫纜月將墮門外野風開白蓮者也祠不過一畝之宮而碑記甚多皆云不知何許人亦莫詳其時代志載女與嫂夜行嫂往宿田舍而女獨守節露坐被蚊噬露筋而死後人哀其節立祠祀之有謂祠始於宋米元章過高郵曾撰碑文歐陽修憎蚊詩有傷哉露筋女萬劫雖不復則其事之傳於世固久矣俗云高郵蚊子大

如蛾蓋甚言其大也行客夜宿雖酷暑必披絲衣否則從衣直螫入膚余初不知其為厲至此及舟過其地兩岸草間薨薨有聲其大倍於他處而嘴極尖硬噬人痛不可禁因嘆當時露筋女竟夜達旦從容受之真巾幗中鐵脊漢也

三至堂

楊朝楨為東昌郡守六載孫文乾亦守東昌三十載於康熙五十九年為乃祖建祠極其宏壯塑像宛然有生氣壁石多題詠士民有麟祥秉鉞難兄弟虎節

分符乃祖孫之句。蓋朝楨二子宗仁制軍兩湖宗義撫軍河南也。予任南漕署中大觀樓。曾有三至堂匾額。相傳有一女子幼隨其父。初至此署。繼嫁夫。又至。後隨子。又至。故曰三至。余觀婦人之義。不過三從。今所從俱膺顯仕。且皆建節淮陰。又皆獲相從。以至方少。而樂嬉戲於斯。及壯。而秉內政於斯。至老。而享頤養於斯。不見有年歲之殊。並不知有遷移之况。較楊氏祖孫之遞守東昌。為尤異矣。惜舊額以歲久拋棄。姓氏無可考云。

三亭

三亭志載在淮陰故縣左右。俱臨漕渠。以韓信枚臯步隲三賢得名。宋晁端彥詩曰。韓枚步隲建三亭。為顯當時將相名。今亭久圯。址亦無所考。三賢同產一地。功業文章最為昭灼。余督漕觀風時。曾拈此題課士。無一知者。詩竟不成。豈讀書懷古者少乎。抑亭久湮沒而不傳乎。昔有人過蘇子美墓。訝曰。蘇子瞻家原有三兄弟。今人止知其二。何也。應者曰。今人讀書多空疎。故不識。一時傳為笑柄。噫。士子專攻時藝。問

事輒有肴蒸之嘆如此類者蓋不一而足也。

韓侯祠

韓侯祠在淮城內漕署東祠先湫隘舊傳有督漕者未銓選時夢偉丈夫一人請謁且言願與為隣叩其姓名則曰韓信未幾抵漕任詣祠見侯像恍符夢中語因感其靈重加修擴廟貌一新昔余在山右過韓信嶺嶺亦有侯祠因詢父老有謂漢高祖北征適侯被戮緘其首詣行在因葬於此嶺是以名今葬處不可考惟祠中咬卜者甚眾輒響荅余思侯不遇時乞食忍辱不與少年儔及遇主陳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其偉抱有何如者既不聽蒯通之說又豈肯附陳豨之謀操觚家為侯剖雪於千載下者眾矣可以見侯之心侯固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其隨所處而無不靈也亦宜若淮陰是其所生之地後復封於此邑之人憐而祀之尤為侯棲神之所余謁祠見廊廡多繫馬匹雜穢盈前因嚴飭營弁毋褻慢神靈令祠宇獲潔亦即錢文忠葺檀道濟廟之意於此殊有鳥盡弓藏嘆也。

似昌黎 魯啓人

漂母祠

漂母祠在淮陰舊城西。後移置韓侯釣臺側。有千金臺。今廢。康熙中重修。迄今垣宇煥然。士女春遊。駢集祠下。南北往來。慷慨侘傺之士。輒題詩祠壁。昔焦澹園有詩曰。當日識先蕭相國。後人都道女英雄。余思漂母大約是老年慈惠之人。雖不是韓信。亦必憐其飢而食之。觀其言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意已可見。若今人恩不浪施。必擇人如韓信。得千金之報者。始肯食之。而真韓信又不易識。無怪乎見窮者則蒿目而過也。

陸秀夫祠

鹽城縣學西有宋丞相陸秀夫祠。秀夫忠節與文山並驅。向謂宋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亦失天下於孤兒寡婦。然開國忠厚。優禮大臣。踰於漢唐。故其亡不亡於叛臣賊子。而亡於敵國。秀夫諸人顛越海島。負戈泣血。以相從事。有如骨肉。天之所以報宋者。亦未嘗不厚也。秀夫在厓山。竟日正笏。如治朝人。或以爲迂。

此正是學問得力處。劉宗周在南都稱草莽孤臣。卒以被讒君臣之際。雖逢大故。亦不得論心而不論跡也。

迂士正難

魯啓人

歌風臺在沛縣東南。泗北岸左。臺數圯。數葺。中有大風歌碑。相傳爲蔡邕所書。碑已剝落。漫滅。志載明邑令羅士學於泥沙中。得元時重摹碑。樹於舊碑側。而統覆之以亭。碑旁又有高帝手勅太子碑。高帝征淮

南時。中流矢得疾。還至沛。傳是勅。其書曰。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既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始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諸弟。勅書甚古雅。但四皓二字。乃後人品目之辭。當時高帝必未直以四皓稱。按之似出僞托。存而不論可也。

戲馬臺

徐州城南一里有山曰雲龍山。以山常出雲其氣蜿
 蜒如龍。東巖有石刻大佛。故又稱石佛山。志稱宋山
 人張天驥隱此。建放鶴亭於上。其陰為黃茅岡。下即
 張山人園。山北距城里許。為戲馬臺。高數十仞。廣袤
 數百步。與城相表裏。傳項羽因山築臺觀戲馬。故名。
 魏太武南侵。設壇帳臺上。以望城中。今故址猶存。循
 磴而上。旁有石厓。雜泐古歲月名氏。有文皆隸書。自
 謝靈運儲光羲題咏後。蘇東坡陳后山參寥子賦詩
 不絕。迄今荒阜。傳為名勝。

董仲舒祠

董仲舒故宅在揚州之新城。遺井存焉。乃為江都王
 相時所居也。後為鹽運司署。前明何士英莅斯任。始
 於署內設祠。禋祀。繼以進謁者出入維艱。移建柳巷。
 並塑遺像其間。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

御書

正誼明道匾額懸祠中。至矣哉。道學之貽澤遠也。班
 史稱江都易王素驕好勇。而仲舒能以禮匡王。王敬
 重焉。至於今。新城之俗最為繁侈。而一經是祠行者。

趨過者式下帷傳誦若有餘音然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意何必不在人間哉夫江都王居室盛矣未幾灰飛烟滅而董子尚以宅傳昔有詠嚴子陵事者云卓哉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光武且然而况易王乎漢之宮室獨是祠為不朽宜矣

螢苑

揚州西苑南三里舊有螢苑為隋時煬帝樂遊聚螢處見名勝志江都縣古蹟亦載此但考隋書大業十

一年煬帝幸東都十二年五月壬午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七月甲子始幸江都宮則螢苑固不在揚州也前人移作江都事不知何所據或謂煬帝廣陵之遊如迷樓錦纜多有盛於東都放螢之戲烏見不復踵行於此地耶唐杜樊川詩秋風放螢苑玉溪生亦云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可為確証唐去隋未遠寧曰訛傳今址雖廢事猶可記亦竊取風詩正淫並錄之意云爾

十四樓

金陵古稱佳麗地。相傳有十四樓。建自明洪武中。如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皆以處官伎。蓋緣六朝餘習。相沿競尚。風流故豪華。類如此也。按晏振之金陵春夕詩。有花月春江十四樓之句。可知當時確有之矣。傳聞伎館之盛。以隆萬時稱最。及後兵燹。相仍歌舞雲散矣。迄今更百餘年。樓閣傾倒。遺址荒涼。欲問朝雲暮雨之地。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後人有詩曰。多

情。只有長干柳。猶記承平雨露恩。蓋不勝滄桑之感云。

稻孫樓

無為州大安門上。有稻孫樓。宋米芾秋日登樓宴集。見田中禾青可愛。問諸老農。農曰。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芾喜而名其樓。余於嘉禾掣鹽廳事上。有高樓。極軒敞。夏日登樓。啟窗下瞰。水田百畝。綠秧盈疇。方藉耘耔。見夫沾體塗足。備極艱辛。曩觀耕織圖。未有若斯之親且切也。因書觀稼以頌之。復作登

樓記以泐之。而斯樓遂以觀稼標其勝。今都人士竟有挈榼賦詩為競賞者。元章之名稻孫喜之也。余之名觀稼。憫其艱辛懷之也。命名不同而重農之意則一耳。

勞勞亭

江寧縣西南有勞勞山。建亭名曰勞勞亭。為昔人送客之所。李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言離別之難為懷也。余謂羈人飄泊。旗亭餞送。何地蔑有。而獨此地為最著者。蓋地是秦淮。舊稱佳麗。居近長干。尤多惜別。况自六朝以來。風流獨擅。烏衣子弟。對行笈而流連。賦新詩而躑躅。執手牽衣。皆成佳話。豈泛然登山臨水。徘徊佇望者哉。然特取名於勞勞。則京洛風塵。素衣為緇之感。亦不言而喻矣。

東坡書院

東坡書院在毘陵顧塘橋。世傳即公舊宅。為立書院。非也。考公之移陽羨也。士人邵民瞻為公置宅。後聞老嫗以居宅轉售。哭甚哀。叩之。即邵所置。乃焚其券。還毘陵。借居孫氏宅。則毘陵之居。非公舊宅明矣。而

立書院於是者以其爲公所旅寓也。余謂公嘗謫處昌化。地非人居。藥餌俱絕。而買地築室。著書爲樂。此其胸中豈復知有萬里窮荒天涯梗泛也哉。必區區指一丸之地。數椽之居。以爲公之靈安乎。是焉亦見其惑矣。然賢者舊蹟。即一草一木。猶必撫愛徘徊。況居停之域。魂夢所依。歌吟所托者耶。然則思公而不得見。入其書院。精誠又未嘗不可得而通也。其後楊龜山寓居於常。立東林書院。爲講學之所。是亦聞風而興者。

十字碑無字碑

延陵有吳季子廟。廟中有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舊謂之十字碑。而江陰縣申浦延陵季子墓亦有是碑。但君子作季子。字畫小異。一刻於廟。一刻於墓。皆至聖遺蹟。今入淳化官帖中。李陽冰書。初學嶧山。後見夫子書。季札墓字。便變化。是碑陽冰所從得法也。梅岡又有晉謝太傅安無字碑。蓋當時欲銘其功德。而其繁無由著筆。遂樹白碑於其墓。武林秦檜墓亦有是無字碑。當時求爲作誌者。而人皆

醜之遂做謝太傅式樹白碑兩無字碑亦千古所僅見。

秦之醜不待言矣謝之功德豈真有舉不勝書名言難罄者耶此其故亦可思而不可言也兩碑相對遂成絕妙好結構陸成岑敬評

受宜堂官遊筆記卷十八目錄

江南三

漕印

子夜術

夜市

買像擬人

畫水

贖虎

祀九孃無蚊

不鞭春不撞鐘

女耕

匠役之巧

顧繡

南殿貨物

宜興壺

休歛漆器

鼓

僧飯

惠泉酒

苦蒿酒

揚州芍藥

平山堂植柳

嶧陽孤桐

千里蓴羹

藕

薺

老鳳

鶴

仁鶴

淞江鱸

對鰕

螃蟹

車螯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十八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江南三

漕印

古者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不為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內室。至今因之內室。公署之室。非私宅。

之室也。是以凡內外官因公出境，必別員代之。至由任赴京，從無攜印入都之例。惟漕運總督趙漕北上，途間照常辦事，必攜印出境，及進京。

陛見印亦隨之。如係旗員，身居私宅，必置印於私宅。此與諸省督撫特異者。

宜表之。魯啓人

子夜術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旦道士投謁曰：「夜出不

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正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驚怖而退。余巡撫豫章，有縉紳子於學塾中得術書，習飛石，驚人，漸至邪淫事，洩訟於官，執之，皆二三佳子弟也。誤以戲墮術中，余初不之信。及按鞫時，試其飛石，先呪一小枚，使起，便凌空徐徐飛去，俄詣所向地，衆石隨之，撲窗撩戶，壓几褥。上余遂焚其書，按其罪，而術亦不復再驗。此邪之不敵正也。陰符經云：「內欲不出，外邪不入。」設東坡於道士，一有所答，不至墮其術，不止矣。

正大與東坡先後一轍魯人

夜市

古者日中則市。周禮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前民利用各從其宜也。又蜀有亥市。間日一集。如痲瘡之發。江南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荆吳取寅申巳亥日集於市。亦曰亥市。陸遊避暑漫抄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今京師東小市亦夜合。曉散。蓋以日出則各趨執業。不及貿易也。浙江北關有夜市。蓋以客船抵泊。勢必至夜。是以市賣皆候船至為度。惟江南六合縣之笪橋市。商賈往來百貨聚集。以夜為市。閭巷細民。每持衣物立門首。荒販收之。次日五更。即至市轉售。古詩有云。金陵市合月光裏。則夜市由來舊矣。

多所徵據。則委巷叢談。俱成典雅。陸成岑敬評

買像擬人

明時金山僧重築妙高臺。得銅比邱像於土中。入城見市中有高冠長髯銅像。與邱等尺寸。因擬之曰。

此必東坡佛印之像。不知何散失。可慶延津之合。又未幾於揚州得二像。一童子。一沙彌。覺與東坡佛印贈答事有合。遂建留玉閣奉之。一時傳其事甚盛。吾聞之不禁靦然失笑。曰：若使當日再得一女子像。更必曰：此朝雲也。甚矣人之好怪。一至於此。

趣魯啓人

畫水

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位之勝已也。遂棄之。專意畫火。一日寫佛像。火周其身。筆氣

炎銳得火之性。觀者謂其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固稱絕技。曹仁熙亦善畫水。米芾畫史云：高郵寺壁水。乃仁熙畫。一筆長丈餘。水勢分激如崩。劃有聲。世所寶惜。張表臣觀仁熙畫水。作詩呈晁以道云：曹生畫水信有神。毫端風雨生淵沄。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鱷何須欲噬人。以道覽之。謂此詩波瀾亦可駭然。則仁熙之畫水有聲。固為絕技。而表臣之詩中。有畫能事備矣。昔人於盛暑懸畫水。滿座盡涼。毛髮皆竦。仁熙之遺墨歟。

韻極魯啓人

贖虎

彭城有義虎橋。傳有商夜歸。迷山徑中。悞墮虎穴。自
 分必死。乃虎則熟視不加噬。晝則啣物食之。若為相
 護者。月餘。因向虎囑之曰。吾有父母妻子。欲急歸。能
 出我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遂背負躍出。置道旁。
 顧而悲跳去。後歷數載。商復經此地。見諸獵縛生虎。
 將獻官。商見虎。兩睛注睨。且泣淚。若有求救者。然因
 省之。乃前虎也。遂出重貲贖虎。與獵具。道所以衆亦
 義其所為。釋縛。縱深山。後人於其地立橋。即以義虎
 名。夫虎性凶暴。固不易制。然史冊所載。常見為人所
 馴。如賣杏。跑泉等事。大抵生於頑暴。而不囿於頑暴。
 故足傳。

議論更精醇魯啓人

祀九孃無蚊

曩見人於清明日。用紅紙大書清明送九孃。送去不
 還鄉。貼於壁間。如春勝。到酉青龍之類。謂貼此可以
 免蚊蟲也。然究不察所稱九者何指。及閱徐川

有古蹟楊涇者土人楊九孃 至孝父命夜守山
為蚊嚙不易其處竟以羸死里人傷而祀之其地迄
今絕無蚊若然則應書云祀九孃矣不應書送也土
俗之訛大約羣相襲繆而終莫知其所自者類此因
其事與露筋等偶記之

不鞭春不撞鐘

徐州立春不鞭土牛以州城形如卧牛鞭之則起恐
有水患也故又鑄鐵鎮之迄今相沿不敢於立春日
迎擊土牛蕭縣積習不撞鐘訛言金能利水撞則撼
之水即至此皆惑於形家言而水適被其災遂羣以
為果驗矣志載嘉靖間令朱同芳弗聽水果至同芳
堅不聽水亦尋涸理固有不能惑者也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 書院受業聞人儒敬

識

女耕

江南廬鳳一帶其田皆婦女耕種而男子坐食之人
家婚聘作伐者必問男養女乎女養男乎男養女者
或饒於財或男子自能經營 煩婦力也若女

此婦將有于田之責矣。其賤必重，否則勿許。此地見耕者、耘者、車戽而擔糞者，無非婦女也。更有一種能出外營生，散行各省，到春時鄉隣結伴，着青布襖，至人家鑼鼓唱曲，名曰打花鼓，所得錢米歸以養其家，積久成習，遂至桑間濮上，混入烟花，其中畧有姿色者，頗能修飾，到處哄觀，填塞街路，此真傷風敗俗一大端也。今地方官亦知禁斥，稍稍潛避，然其俗非此不足以謀生，逐去又來，畏法不至者，不過十分之一而已。

匠役之巧

天下匠役非規矩不能成方員，而有神明於規矩之中，變化於運斤之外，殆亦性成之也。蘇州專諸巷自琢玉、雕金、鏤木、刊竹，與夫髹漆、裝潢、像生、鍼繡，咸類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顯微鏡燭之，方施刀錯，其曰水盤者，以砂水滌濾，泯其痕紋。凡金銀琉璃綺綵錦繡之屬，無不極其精巧。槩之曰蘇作，廣東匠役亦以巧馳名，是以有廣東匠、蘇州樣之諺。凡其亦槩之曰廣作，然蘇人善開，回以逞新奇，粵

其所驅使。設令舍舊式而創。裕不能也。故蘇

甲於天下。但所造之物。祇求觀美。不盡堅牢。且

假以圖網利。此又積習之薄風氣使然耳。以是知機

巧者。亦開猥薄之一端。顧繡其曰。工者必以圖為

天下之靈奇莫測者。莫過於化工之造物。與聖人神

功之補救而已。其次則文人之錦心繡口。闡造化不

宣之秘。紹神聖絕業之學。靈妙止矣。下則藝事之巧

雖甚神奇。抑末也。如寫生者。繪畫畫至形神畢肖。寫

水有聲。寫火得熱。僅矣。雕鏤者。雕至毫髮皆活。潑潑

地。抑似鳶能飛。魚能躍。亦僅矣。於是無所逞。而復有

裝塑者。花草人物。一一神似。而後已。伎止矣。乃若組

織成文。巧奪七襄。若蘭之錦。鍼神之號。由來亦久。近

見雲間顧繡。用白綾加五采絲線。軸棚刺繡。凡山水

花鳥。美女仙客。無不如繪事者之泯。其針線痕跡。心

何如巧耶。其始傳於上海。顧氏露香園女工。近且男

子皆業其事。售於四方。咸寶重之。若他繡者。輒

堆垛不飾觀。有此絕藝。是可

繡畫雕鏤裝塑

官遊筆言 卷十八
並立而五矣。名手之不虛藝。
人之治理乎。

且然况文心乎。

記一顧繡而以聖化神功作起結仍以各藝事層
層陪襯錦機爛然即是一幅絺繡筆墨

書院受業

楊永鈺敬識

南廠貨物

南廠在蘇城閶門外為水陸衝要之區凡南北舟車
外洋商販莫不畢集於此居民稠密街衢逼隘客貨
一到行人幾不能掉臂其各省大賈自為居停亦曰

會館極壯麗之觀近人以蘇杭並稱為繁華之郡而
不知杭人不善營運又僻在東隅凡自四遠販運以
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運蘇開封出售轉發於杭即
如嘉湖產絲而紬緞紗綾於蘇大備價頗不昂若赴
所出之地購之價反增重貨且不美豈因地僻而然
歟抑或係乎經營之有善不善也然其人鬪捷矜能
極機變之用故往往不戒於火每一回祿不啻巨萬
則又若以為登壘之明戒歟

宜興壺

冬夏淪茗。總以宜興之砂壺。

茗生於山得。

之清孕靈挺秀。則其氣味還當與泉石宜。晉杜

賦所謂器澤陶揀。茶經之熟盃以貯熟水。或瓷或砂。

皆不外此意。今砂壺之製。澄泥細膩。夾以白沙。品重。

陶甔。遠勝甌越。婺州所產。所以包漿層累。滋潤含芳。

既鮮。囂塵尤離火氣。至於壺口。脣蓋動如含苞。結蒂。

圓小峻削。凝固而不解。能使茶之精英。隨氣融洽於。

內。雖逾宿味。終不變。以之攄慮滌煩。析醒蠲病。實足。

以祛鄙恡。而招神明。在前明時。有時大彬者。精其業。

每製必於袖中。恐人見而學之也。及出精完。堅好冠。

絕一時。凡士夫家。湘簾斐几之間。得一二點綴。以為

韻事。

國初。猶間有寶而藏之者。至今則不可復得矣。余觀茶

譜中言碾言甌言瓶言盞。於茶事甚詳。而未有若壺

之尤為親切者也。昔支廷訓備言壺之為用。而立湯

蘊之傳。蓋昌黎毛穎之比也。其大指亦以陽羨為言。

則宜壺之著名也。舊矣。宜壺之美。見於諸家吟咏。少然從無如。

之洋盞清深精華畢著在

二小品猶似遜

成岑敬評

休歛漆器

周書漆林之征二十有五。皆在梁益之間。今江南產漆之土十有七八。所作漆器亦巧冠天下。而在休歛者尤盛。凡大至屏几。小至盤盃。皆以金采描畫。備極工細。曰描金漆。復有雕鏤之法。先鋪榆粉。次施淳漆。隨意刻禽蟲花草。曰雕漆。最佳者無如洋漆。出諸漆器之上。其法以藥調漆中。清瀉如水。作器密室之內。纖塵不墮。故其色澤皎潤。異常蓋本西洋人法。而吳中競習之。工妙與洋物無二。然洋物體輕於蘇。如以手摩拭之。洋漆無楞。蘇漆花紋上微有楞。此其所以不及洋耳。近來時作又多以梨檀湘竹為邊圍。而施漆於其腹。藻繪居中。堅素繞外。取質而文。文而質之意。以供玩用。倍極雅致。

鼓

淮人不工營作。而鞞鼓者獨眾。今淮境臨河。屢相貨售。試鼓之聲。齶齶盈耳。率以桑冒革。

柳皆陳久者良為其木既乾 益暢也革用

豕為貴為其革近柔則音不蹠也過客每市以
居人亦多相餉遺而亦視其風土如自淮至浙相距
不過千里製鼓者必緩其革攜至浙中則革漸緊否
必有震裂之憂是知浙去海較近風較淮轉高也若
攜之北道其緩益甚止用之間巷嬉遊若優伶登場
所用皆蘇鼓蓋樂非一音金石絲竹須彼此相和倘
用淮鼓以配蘇之絃索抑揚抗墜必不均調學記曰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弗和其是之謂歟

僧飯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甚言僧寮之眾
也今江浙大禪院往往住持七八百人歲計食米不
下千石就中豐饒者百不得一外此雖間有香火田
地不過一月半月之糧餘則惟恃募化而募化又不
可為永久之計所幸者江浙人多禮佛齋僧每早飯
熟先盛一小盞置几案上名曰盞飯僧至其門輒與
之僧投桶中每日或十數石或二三十石歸舍
歲為常例不拘貧富從無怠 以施則易為

不竭。陳眉公立論比之一大。院非無故也。法亦善。每食時。人各飯一盂。蔬一碗。主僧不。僧不獨儉也。其有接眾者。異地僧人杖錫而前。雖未謀面。亦以是食之。至大有力之家。有攜金帛至寺打齋者。一齋之用數百金不止。為費尤夥云。

惠山泉酒

惠山泉水著名舊矣。陸羽品茶稱為第二泉。李德裕嗜飲此水。自毘陵至京師。置遞舖名曰水遞。其見重如此。泉出九龍山石穴。九折至曲水亭。蓋凡泉多出

山下而源遠。則流細。沙深則味濁。惠山俯川澤之滌。洄萃山巖之秀淑。靈氣潛滋。纖埃不作。故湧而為泉。甘而能醇。清而能冽。以之供釀。誠所云採春色於山巒。約雲根入肺腑者也。月令仲冬之月。命大酋製酒。秫稻必齊。麴蘖必時。而繼以水泉。必香。則知酒之清濁。厚薄。未有不由水泉而分者也。今過無錫。擇其佳者嘗之。其色縹碧。盞盞然如見嵐光。迴合翠黛。紛披之致。昔之稱酒者曰山杯竹葉春。又曰一簣。有聲。此則竹葉松花兼有之。釀味醲而入。

覺輕俊由其氣體全清故重

化以此視如

醪真不啻藐姑射之仙人與夫粉白黛綠倍月
袂者也特市鬻之家工於作偽每以小杯注美酒入
大甕中有欲售者以空杯取酒令嘗不知空杯仍虛
置之甕而所取者乃先所置之美酒也詢其地名曰
岡尖意即古者壟斷之說乎為之一粲

苦蒿酒

酒之美者必曰甘而淮陰之酒以苦蒿名蓋地漸北
則水漸重麴多蘖少其勢然也韓子蒼詩飲罷茅柴

酒如茅柴火易過耳余性不善飲惟甘者是取善飲
之人以為不然謂酒之苦者當其初飲似不及甘醪
及其怡然就醺轉覺甘津洋溢盎然太和如食橄欖
味美於回此時欲飲以如蜜之卮轉覺索然寡味矣
故解得顧愷之倒餐甘蔗之意斯可與嘗淮之苦酒

揚州芍藥

古稱廣陵芍藥與洛陽牡丹皆為天下冠心三
二種惟金帶圍者不易得志

四朶嗣後蔡京知州日更作

然歲歲循習吏緣為奸人頗病之元祐

來知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軾竟判罷之以書報王

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為奸乃揚州

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此頗與唐韓公

不喜牡丹命斲而去之相似然子瞻特為百姓起見

平生馭歷宦途罔不以詩酒自娛而揚州之芍藥獨

見黜於座中正見其胸有把握處夫蔡京之創萬花

會不得為風流子瞻之罷萬花會不害其為風流風

流二字盍亦細看

對看便自了然文之最能扶正者書院受業楊永

鈺敬識

平山堂植柳

平山堂前舊傳有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人咸稱

歐公柳愛護之不忘公詞所云手植堂前楊柳別來

幾度春風蓋謂此也薛嗣昌作守相時亦種一株自

榜曰薛公柳嗣昌既去為人伐之蘇子瞻

湖建六橋植桃柳至今稱蘇

宦遊筆記 卷十八 江南

官。遊。年。言。卷。十。八。
乎其人何如耳。甘棠勿伐。豈
之為天下嗤也。

澹盡幾許名根

陸成岑敬識

嶧陽孤桐

禹貢嶧陽孤桐。嶧為徐州地。當下邳之西。地多桐。今
在嶧縣東南十五里。曰柱子山。秀山環流。即古之名。
葛嶧山者也。然嶧向多槐楮榆桑。所在叢茂。不但桐
而已。惟獨不宜柳。每歲河干。種植率皆市材於他境。
未幾而枯敗成朽株矣。後復建設柳園。刻意培灌。終
不得蔥鬱成林。旋置旋廢。迄無實用。土性之異。人力
之無能為如此。

千里蓴羹

千里湖在溧陽縣。一名千里泖。當時出蓴最佳。故陸
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今湖已淤矣。蓴生於吳。頗
盛。千里之後。則推華亭谷及淞江。其名亦不一。本草
有水葵。露葵。錦帶。馬蹄之號。春時始生。曰稚蓴。八月
間莖細如釵。曰絲蓴。味甜體軟。九月至十一月。曰
曰龜蓴。十一月萌。在泥中曰

飼豬也。張翰因秋風起思鱸

春夏至秋老而不可食。翰之思於時未嘗不夕

八月間特美。正秋風起之時也。又長箋曰。蓴入秋為

油蓴。張翰因秋風而思。取其腴也。但翰思避晉亂。藉

口蓴鱸以作歸鄉之計。物之肥甘非其本意。此事固

無容深論。

藕

淮以南皆澤國也。居人擇其尤窪下者。蒔藕其中。種

之必勤。耘之必力。勞瘁幾與治禾等。而多植白蓮。以

紅者第可美觀。而根不繁。味亦減。至花之白者。則寒

漿。澱齒清芬。繞座夏秋之交。堆盤纍纍。玉腕瓊腮。差

堪。髣髴而沁。煩解渴對之。覺喉舌間別有甘津。自然

流溢。誠佳品也。冬春蒸食。實以香秬。亦復宜人。其間

民風朴略。無採蓮之習。淇濮之豔。往往鮮焉。暇則瀘

為粉。淘汰既淨。去其渣滓。存其甘液。風吹日曝。漸成

碎珠。以湯沃而食之。純任天然。別有風味。亦野物之

可尚者矣。尤著名者曰片粉。畢島之產。其

工十倍尋常。及其既成。則如

亦絕勝而非大有力者不能

此獨其花無色似為造物之憐忽陸龜蒙詩曰

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而漁洋山人詠

露筋祠亦云行人繫纜月將墮門外野風開白蓮則

知素豔紛披水天相接無邊皓月極望蒼茫是花之

精神意態又未嘗不如藐姑射之仙遺世而獨立也

何必朱華紅膩誇雲錦於天孫也哉

著筆俱在塵壒之外諷誦一過覺冰房玉節雪蓋

瓊肌倍形其勝

後學潘遇莘敬識

薺

薺野菜也。凌冬生發。正二月開白花。得雨雪益盛。名

蝸螺薺。遍園圃阡陌皆有之。挑以為食。味佳不苦。毛

詩其甘如薺。古齊民書歲欲甘。甘草先生即薺也。蘇

軾與徐十二書。今日食薺極美。天生此物以為幽人

山居之祿。輒以奉傳。和子由詩。時遶麥田求野薺。強

為僧舍煮山羹。陸游有兩京春薺論斤賣。江上鱸魚

不值錢。曠逸可想。余莅淮陰。生二女皆

採蘭贈勺之習。而每至上巳

以是日儲之可以已疾則蓄之需矣。

烟苗雨甲天茁此徒以文筆寫之乃更不厭山家

清供後學潘遇莘敬識

老鳳

徐州舊志載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時尚在政府臺諫無有非之者惟復圭刺之以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未幾公即退蓋宋以丞相呼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薇舍人為小鳳。按

古帝以鳥紀官。郊子述少皞官制首稱鳳鳥為歷正。歷代沿傳遂以鳳池。鳳閣為美稱。至如謝超宗有鳳毛之譽。又以超宗父名鳳故也。李義山詩雛鳳清於老鳳聲。亦指父子而言。老鳳字典而有則。

文更典則

魯啓人

鶴

曩聞華亭上海之間多鶴。故海稱鶴海。江稱鶴江。且有鶴湖。鶴沙。鶴灘。鶴渚之勝。今凡之三。其地產鶴亦虛語耳。余駐淮。

蕩海濱曠適故仙禽得棲息

四場者尤勝。綠足龜文宛然。階瓦之多。以
雛以入市。食以魚鰕。充以稻粱。毛羽便豐潔可愛。其
性亦漸馴。擾依人。放衙餘閒。觀其翔步昂藏。志在千
里。雲霄殊令人瀟然物外。世每以腰纏十萬貫。騎鶴
上揚州為勝事。余謂雪翎霜羽。警露搏風。固足增林
泉雅韻。若必雜以青蚨十萬。毋乃如种放辭山不終
隱節。徒滋物議乎。其生多卵育。而劉淵材以為胎生。
幾成千古話柄。不知鶴有千齡者。飲露伏氣。或胎化
而為生。何可執一見以目為迂闊。故相鶴經云。胎生
者其體小。卵生者其體大。然余友秦鶴至十數年。而
未聞育一卵。其理亦不可推。

雙舞庭前花落處。數聲江上月明時。得鶴之意態
不染風塵色。常存霄漢心。見鶴之精神。此乃兼而
有之。後學遇莘敬識。

仁鸛

邵伯來鶴寺。與佑聖觀相隣。之。一。鸛。良。十。
生二雛。一日佑聖之鸛傷於。

官。邊。集。言。卷。十。八。
鶴。哺。猶。已。子。誘。之。飛。鳴。全。其。

靖。間。事。人。傳。至。今。有。揚。州。教。授。高。簡。公。鶴。生。雛。縣。署。樓。有。鶴。孤。危。壘。巢。不。就。令。為。架。木。承。之。鶴。生。雛。公。報。陞。瀕。行。囑。鶴。善。護。爾。雛。吾。去。而。戕。之。者。至。矣。鶴。果。即。日。銜。雛。飛。去。不。知。所。往。此。又。可。稱。信。鶴。仁。且。信。林。鳥。且。然。况。人。秉。天。地。之。靈。乎。舟。泊。邵。伯。客。以。此。二。端。告。為。書。以。記。之。

似蘇小品

書院受業聞人儒敬識

淞江鱸

水。母。游。水。母。無。目。藉。鰕。以。為。目。土。人。得。之。蛻。其。肉。空。其中。可。為。燈。若。海。鰕。更。大。不。可。以。丈。尺。計。海。南。雜。志。載。商。船。見。波。中。鰕。鬚。遠。豎。如。雙。檣。其。大。可。知。矣。今。淮。海。產。對。鰕。長。數。寸。兩。兩。乾。之。勾。結。如。環。烹。以。為。羹。味。鮮。美。居。人。往。往。攜。此。以。享。客。且。可。致。遠。或。曰。以。雌。雄。為。對。但。當。懷。子。既。散。之。後。雌。雄。亦。無。從。辨。至。其。出。時。自。正。月。望。後。始。二。三。四。月。大。盛。及。端。陽。而。後。即。杳。不。可。得。亦。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品釋處具見民情土俗

螃蟹

蟹水族之微。其類甚繁。凡稱名見於圖譜志畧。記論傳錄者。各有別而形似亦不一。惟八足二螯曰蟹。餘六足者名蛭。四足者名北。皆有毒不可食。以其橫行目曰旁。按周禮疏本作旁。後人益以虫字耳。江浙多蟹。而明州蘇吳及江淮間為尤盛。北則以津門稱最。然皆未若淮蟹之美。其淮蟹又以產自湖中者為勝。蓋其地水明沙淨。其胸中絕無泥滓。故肉肥而能鬆。

淞江鱸為水族之名品。晉張翰因秋風起思鱸魚。鮓。隋煬帝嘗稱淞江鱸鮓曰金齏玉鮓。東南佳味。蓋古人珍之久矣。然其味亦甚不異他處之鱸。至甘美而腴。且不能勝揚子江之鮓。漢沔之鮓。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豈獨人為然哉。又志稱鱸魚出他江者皆兩鰓。惟淞江長橋南者四鰓。在諸魚之上。橋北者止三鰓。味即不及此。不過以四鰓見奇耳。余嘗至塞北。見水中鱸魚極多。皆四鰓。潑潑盈。小。一生於南。歲以充大庖之。

幕之一。嚮物固有幸不幸耶。

對鰕

鰕。水蟲一名沙虹。多足長鬚。背有斷節。尾帶硬芒。食則撐其雙鉗。腸屬於腦。子在腹外。肉頗肥膾。所育最繁。物觸之即躍去。蓋其性善動也。濱水之民。或鹽以爲醬。或腊以爲米藉。爲常饌。其長者恒二三尺。鬚長數尺。俗曰龍鰕。以其狀似龍也。晉書吳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鰕長一丈。修不信。其人故至東海。取鰕鬚長四五尺者。封以示修。修乃服。鰕常與

程